

蔡澜

Cailan Shuole

说乐



BOOK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AND TOURISM PRESS

蔡澜  
●  
著

蔡澜 著

# 蔡澜说乐

Carlan Shuol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澜说乐/蔡澜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9. 2  
ISBN 978 - 7 - 80766 - 066 - 8

I. 蔡… II. 蔡…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6202 号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坂田吉华路 505 号大丹工业园二楼)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ourpress. cn

邮购地址: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联系电话: 020-87347994 邮编: 510600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63 千字

2009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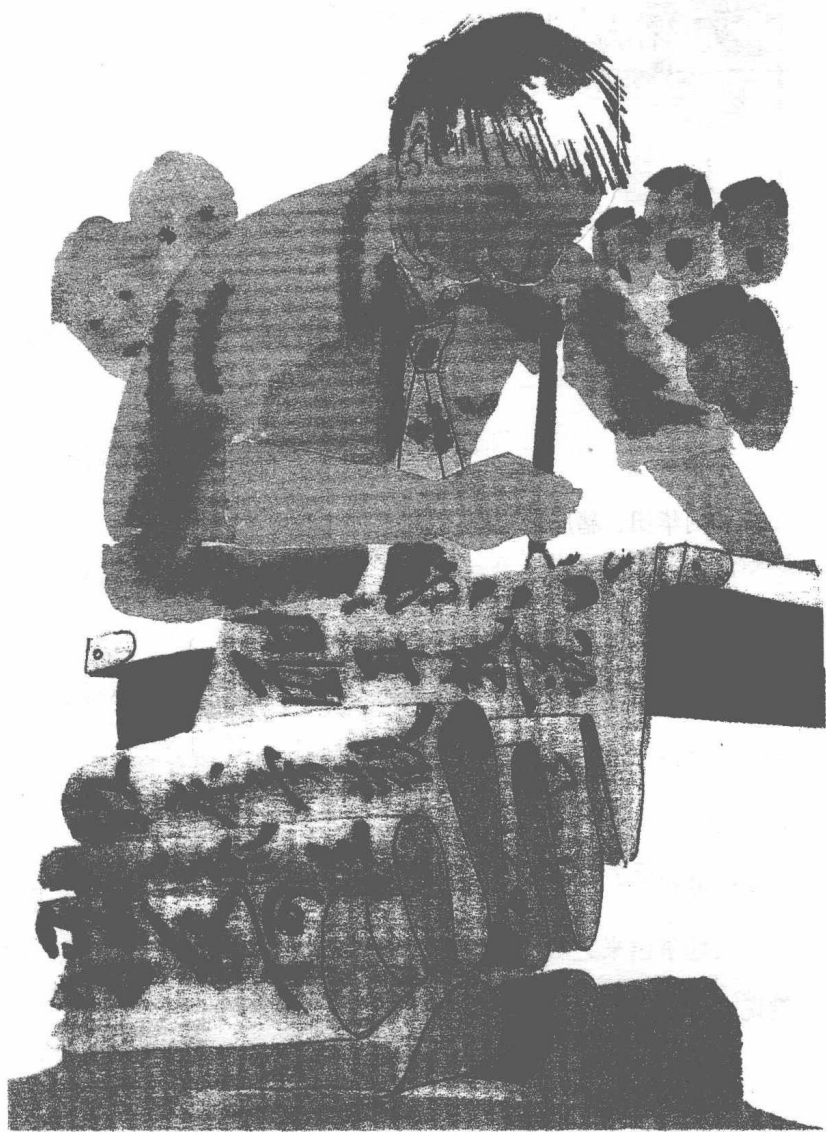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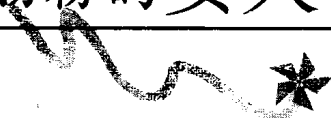
卖猪肠粉的女人 .....	2
摸画的狂人 .....	7
海南师傅 .....	12
旅行伴侣 .....	14
解剖酒徒 .....	20
宠物乐 .....	30
婚姻状况 .....	34
老帅 .....	36
挥春 .....	38
恤衫的烦恼的与乐趣 .....	43
纹眉 .....	48
袅袅的怀抱 .....	50
聪明 .....	56
蛋 .....	58
羊人 .....	63

邹胖子水饺 .....	68
人间蒸发的友人 .....	70
访问自己 .....	75
黄霑再婚记 .....	80
阿 Pink 爱情故事 .....	86
恶梦 .....	88
非洲狩猎记 .....	93
掩嘴 .....	98
五十肩的故事 .....	100
名字的故事 .....	105
李家小千金 .....	107
握手 .....	112
降头的故事 .....	114
虫咬记 .....	120
大事 .....	126
倪匡的演员时代 .....	128
陷阱 .....	138
卡拉 OK .....	140
模型手枪 .....	146
食物爱情故事 .....	151

洪金宝的餐厅 .....	157
爱大厦的人 .....	162
相机医生 .....	164
囚烟室 .....	170
电动血压计 .....	172
卤乳猪耳朵 .....	174
视觉污染 .....	176
狩猎者 .....	178
最后的乐园 .....	183
胖 .....	188
普洱颂 .....	190
声控电脑的经验 .....	195
减压功 .....	200
闲谈瓜子 .....	205
Masuku .....	210
神户牛肉 .....	212
欢乐墨西哥城 .....	217
换父母 .....	226
西瓜罩 .....	228



# 卖猪肠粉的女人



家父早餐喜欢吃猪肠粉，没有馅的那种，加甜酱、油、老抽和芝麻。

年事渐高，生活变得简单，佣人为方便，每天只做烤面包、牛奶和阿华田，猪肠粉少吃。

我返家陪伴他老人家时，一早必到菜市场，光顾做得最好的那一档。哪一档最好？当然是客人最多的。

卖猪肠粉的太太，四十几五十岁人吧，面孔很熟，以为从前在哪里见过，你遇到她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弱智人士，长得都很相像。

已经有六七个家庭主妇在等，她慢条斯理地，打开蒸笼盖子，一条条地拿出来之后用把大剪刀剪断，淋上酱汁。我乘空档，向她说：“要三条，打包，回头来拿。”

“哦。”她应了一声。

动作那么慢，轮到我那一份，至少要十五分钟吧。看着表，我走到其他档口看海鲜蔬菜。

今天的蚶子又肥又大，已很少人敢吃了，怕生肝病。有种像





鲔鱼的“市壳”，骨多，但脂肪更多，非常鲜甜。魔鬼鱼也不少，想起在西班牙的依比莎岛上吃的比目鱼，当地人豪华奢侈地只吃它的鱼裙。魔鬼鱼，倒是全身裙边，腌以辣椒酱，再用香蕉叶包裹后烤之，一定好吃过比目鱼。

菜摊上看到香兰叶，这种植物，放在刚炊好的饭上，香喷喷的，米再粗糙，也觉可口。的士司机更喜欢将一扎香兰叶放在后座的架上，越枯香味越浓，比用化学品做的香精健康得多。

时间差不多了吧，打回头到猪肠粉摊。

“好了没有？”问那小贩。

她又“哦”的一声，根本不是什么答案，知道刚才下的订单没被理会。

费事再问，只有耐心地重新轮候，现在又多了四五个客人，我排在最后。

好歹等到。

“要多少？”她无表情地问。

显然地，她把我说过的话当耳边风。

“三条，打包。”我重复。

付钱时说声“谢谢”，这句话对我来讲已成为习惯，失去原意。

她向我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父亲一试，说好吃，我已心满意足。刚才所受的闷气，完全消除。

翌日买猪肠粉，已经不敢通街乱走，乖乖地排在那四五个家庭主妇的后面，才不会浪费时间。

还有一名就轮到我了。

“一块钱猪肠粉。等一下来拿。”身后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喊着。

“哦。”卖猪肠粉的女人应了一声。

我知道那个女的说了等于没说，一定会像我上次那样再等过，不禁微笑。

“要多少？”

我抬头看那卖猪肠粉的，这次她也带了笑容，好像明白我心



中想些什么。

“三条，打包。”

做好了我又说声“谢谢”，拿回家去。

同样的过程发生了几次。

又轮到我了。

这回卖猪肠粉的女人先开口了。

“我不是没有听到那个人的话。”她解释，“你知道啦，我们这种人记性不好，也试过搞错，人家要四条，我包了三条，让他们骂得好凶。”

我点点头，表示同情。收了 my 钱，这次由她说了声“谢谢”。

再去过数次，开始交谈。

“买回去给太太吃的？”她问。

“给父亲的。”

卖猪肠粉的女人听了，添多一条，我推让说多了老人家也吃不下，别浪费。“不要紧，不要紧。”她还是塞了过来。

“我们这种人都是没用的，他们说。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没有用。”有一次，她向我投诉。

“别一直讲我们这种人好不好？”我抗议。

“难道你要我用弱智吗？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嘛。”她一点自卑也没有，“我出来卖东西，靠自己，一条条做的，一条条卖。卖得越多，我觉得我的样子越不像我们这种人，你说是不是？”

我看看她，她的眼睛中除了自信，还带着调皮。

“是。”我肯定。

“喂，我已经来过几次，怎么还没有做好？”身后的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大声泼辣地，“那个人比我后来，你怎么先卖给她？”

“卖给你！卖给你！卖给你！卖给你！……”

卖猪肠粉的女人抓着一条肠粉，大力地剪，剪个几十刀。不停地剪不停地说“卖给你”，扮成百分百的白痴，把那个八婆吓得脸都发青，落荒而逃。

我再也忍不住地大笑，她也开朗地笑。从眼泪漫湿的视线中，她长得很美。

# 摸画的狂人



如果你第一次遇到辛德信，又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一定会被他吓一跳。

六尺以上的高度，年龄已六十多岁，还是一头乌黑的零乱头发，辛德信是位混血儿，他从口袋中掏出皮制的雪茄盒子，对它吻了又吻，然后拿到脸上擦了又擦，再做几个爱得抽筋的动作。抽筋，并不是形容词，他本人经常抽筋：缩缩颈，摇摇头，大叫：“叶比 Yippee，世界和平 Caramba！祝福你 Blessings！太妙了 Fantastic！”

猛抽几口雪茄后，他便拿着烟头到处涂鸦，菜牌、餐巾，无处不是他的画布。突然，他爬上椅子，在人家的横梁上钩了几笔，等他坐下，梁上已出现数匹在飞奔中的骏马，欣赏他的作品的人爱得要命，但是餐厅多嫌脏，吩咐工人将它漆回白色，“斗记”的老板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下次辛德信光顾，又画数匹。

辛德信抽的是数千块一盒的大 Punch' N Punch 雪茄，挥霍地拿来当画笔。家中养的猫，吃的东西由文华酒店叫来，他自我解释：“花不必要花的钱之后，我会画得更好！我认为只是对我



自己的一个交代，我总需要一点火花来当刺激，有时也不一定是贵的，像刨一支未开苞的铅笔，穿一条新的底裤，或者读到一篇好文章，我也痛快得要命！”

留意一下，他的作品常在你身边出现：文华酒店西餐厅外面那几幅大壁画，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里，盖住电视荧光幕那幅骏马，前奔达中心，今日的力宝大厦的大型浮雕等等等等。

新加坡的希尔顿酒店前面的石壁，一共有四千平方尺以上的雕塑，都是他的手笔；伦敦的莎威酒店大堂、纽约的泛美大厦中皆挂着他的画。北京的和平饭店和国际机场也有浮雕，甚至于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未完成的圣教堂，也请他去设计彩色玻璃窗。著名画评家的评述：“辛德信是东方艺术奇才的化身，他的雄浑奇伟的笔触、出神入化的构想、超凡脱俗的风格，使作品闪耀着艺术的光芒，画中尽管是细微的箫、鼎或旌旗，也是璀璨夺目的，而且蕴涵着非凡的意境。”

另一位说：“辛德信的作品表现着蒙古骑士的剽悍精神，在其豪迈雄浑的气派中，又能充分显现细腻精致的线条美，他的画



奔放着炽热的感情，原始的狂野，但其色彩与画面又蕴含着梦幻般的和谐。”

对这些评语，辛德信当成耳边风，他只是一个不断地创作的大孩子，喜欢脱光衣服趴在画布上作画，这样才有与作品做爱的亲切感。人家赞美他的蒙古马，把许多含意硬加上去，他开玩笑地说：“那些马臀，像不像女人的屁股？”

你说他狂吗？他的作品表现出疏又何妨、狂又何妨的境界。要是你认识他，便知道他有时谦虚得要命，还像一个儿童一样地害羞呢。

不过性在他的作品上占着很重要的部分，他会赤裸裸地画出像佛一般的形象，挂在夏威夷的那幅《庆祝》，就是明显的男女交欢，力宝大厦的作品中，有一个像女性阴户的浮雕。

他也不介意地告诉你，他是画裸体画起家的。当年辛德信的爱尔兰父亲跑到吉隆坡去创办《马来亚邮报》，认识了檳城来的中国大家闺秀，两人冲破种族歧视结婚后生了他，小时候辛德信在新加坡是拉小提琴的，但是交响乐团没有经费完结后，他便以画

裸像得到荷兰航空公司的奖学金去西班牙进修。

至今，辛德信还是对裸女有无限的爱好的，他常亲吻着画，大叫：“这是我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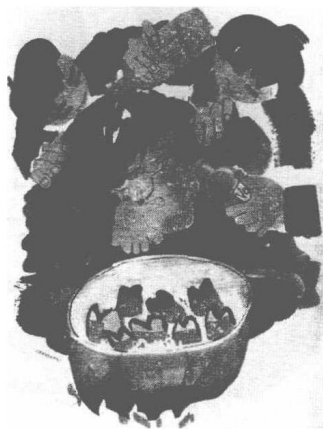
作画之前，他却不做事，他说：“像一个出征的兵，要保有作战的愤怒和精力才行。”

虽然这么说，性还是一直围绕着他，他也不讳言地说：“人家去做他们的野心家，我做我的欲心家！”

辛德信的画都是私人珍藏的居多，他反对把画挂在博物馆里，他说那已经死了。他喜欢欣赏他的人摸他的画，所以你到文华酒店摸他的壁画，酒店经理抗议的话，你尽管可以说画家本人是同意的。他自己也常去又摸又吻，他说：“反正挂在餐厅外，被冷气和厨房的油烟都弄坏了。”不过请别担心，他会去修理的。他说过：“只有我才可以修好，因为我的技巧很特别，我的画材是混合了蜡、鱼、胶、蛋黄、沙、铁片、木屑、枯叶等等。”

辛德信的浮雕也将任何材料都派上用场，这也许是受了西班牙的艺术家高地的影响吧。高地最喜欢把破烂的陶瓷、土敏土等





等混合来用，错综复杂得不得了。崇拜高地的人，也会因而喜欢上辛德信的作品。

现在他的画要卖到十万美金一幅吧。贵吗？一点也不贵，比起卖上百万港币一幅的范曾之流，还有许多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内地画家，我的头摇个不停。香港藏家对辛德信的认识并不够，他的确是一位在鉴赏上和保值上都有价值的艺术家，不过十万美金还是许多人买不起的。

“你为什么不画一些简单一点的，卖得便宜一点的画，让大家来分享分享呢？”我问他。

“比方说？”

“比方说画一百幅佛像呀，比方说画一百零八幅代表烦恼的恶魔呀！”我说

“啊，佛像！我一定画！我一定画！我画的佛像，由佛的眼神走出一块福地！佛的微笑中是天堂，音声是喜悦；我像是和神明同坐在一起，我尝试到大地的极乐！”辛德信大叫。

和他谈天，不必喝酒，已醉。